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王文成公全書

(四十)

王守仁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全公成文王

(四十)

著仁守王

書叢本 ★ 學國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葛

種千一集一第

書全公成文王

冊四十

著仁守王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COMPLETE WORK OF

WANG YANG MING

BY WANG SHOU JE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三十七

### 附錄六 世德紀

傳

####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徵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

悅。咸叩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坵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并死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簞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遜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遜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媿謝之。先世嘗得箴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人箴。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時遣人來邀箴。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啣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遜。墜崖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

言其焚書逃遜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栖遜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遜石翁」。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築居秘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多。而相知爲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策。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充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策，於是始可驗矣。」

###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秘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爲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與苗之難，祖秘湖漁隱彥達，父遜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爲世隱儒。先生自爲童子，卽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

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遯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遯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旣而遯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喪殮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膺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爲神人。無賢愚戚疎。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會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瀾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尙在其子孫耶。

先生名倫。字天敘。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廷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啓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粲。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爲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箕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陸之行。先生容貌環偉。細自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屨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

##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旣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卽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囂衆惑。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殉國。不嬰懷回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搆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盛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構橫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旣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纊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尙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訃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公墓。予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予屬，顧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敘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爲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爲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十六裹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興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父諱天敘，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哥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

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却不受。年十一。從里師受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寧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寧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寧之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爲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尙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爲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

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尙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旣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挽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訃始至。慟絕。幾喪生。襄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苦擗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恆與共之。視其子若己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於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爲意。樓居厄于火。貨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爲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旣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

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卽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邃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墓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爲也。公少負奇氣。壯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恆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孝宗。講筵啓沃。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爲。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旣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遷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僮僮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狗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勳在冊府。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撰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又五世矣。叅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

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裹父尸歸。葬朝夕哭慕。下痛父以忠死。龕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秘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與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敍。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淵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續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

賭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柰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若誦書不輟，彼亦便柰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輒衆登屋號笑，或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雷雨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己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寧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甯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

梅莊請益間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邠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邠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椳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絃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爲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爲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卽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趨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己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爲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卽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臥人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



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特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爲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命兼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贍。故特久仕。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爲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旣遂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爲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尙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旣而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免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卽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恥。今遇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迺不復辨。歷事三朝。惟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

前猶或整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上已幸講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上亦精勤。彌勵。詎意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衆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穽。忘己拯救之。雖以此招謗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而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先蕩衆多披靡惶惑。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者罕矣。爲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天性。祿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不啻己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爲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爲親朋山水之邀。乘舟暫出。忽念太夫人。卽蹙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歿。寢苦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逮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臥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索聞寧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

族人之居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爲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寧濠果發兵爲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爲龍溪之下。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旣與濠爲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爲民望乎。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爲國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算不可期。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趨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携酒交慶。先生曰。此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辨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僂之慘。鄉里子弟。又皆得免於征輸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諸親友咸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構陷。危疑洶洶。旦夕不可測。羣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辛巳。今上龍飛。始下詔宣白新建之功。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遣行人賫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溫旨存問。先生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捧觴爲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爲汝憂也。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爲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

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爲汝幸也。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爲汝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爲無益。雖爲汝危。又復爲汝喜也。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人皆以爲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榮。復以爲懼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新建洗而跽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月十二日己丑。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識精明。略無昏憤。時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聞已成禮。然後偃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獨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爲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悅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奇詭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稍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亦復不以爲累也。先生旣歸。卽息意丘園。或時與田夫野老同遊。其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貲積爲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

接談笑衍衍如平時。略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其咸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之志也。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謹按王君琥所錄行實。泣而敍之。將以上于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敍。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遯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遯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秘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

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爲廣東參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遠派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界。天樂導之。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寧墳。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贈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怵。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爲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

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爲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海。說夢癡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臥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右鄰居之。時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語。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矣。後合兩爲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泉子還。期會于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吊于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頭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養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寧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旣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興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協從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旣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死義耳。其猶

使翼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泌告變。卽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賜勅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効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參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



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而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尙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吊于途曰。哲人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吊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鎮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文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己。抗疏廷杖。龍場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臥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涸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冀子往化。消變無爲。閩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遄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怩。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出。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國朝爲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遜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徵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却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穎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山公爲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俠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爲書將獻于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婁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己未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欽差督造威寧伯王公墳于河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卽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劍旣竣事威寧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靺虜猖

獬。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爲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闕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祕旨。靜坐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卽命僕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託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遯。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臥。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芟于叢棘間。遷于東峯。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蠱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濕。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歷險冒瘴。皆病。公日夕躬爲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不能遣于心。乃爲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牴牾。恆往來於心。

因著五經臆說。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爲聖學復略。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己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之。守大怒。白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禍福。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僮會有阿賈阿札者。標掠爲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部。民賴以寧。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圉圉清虛。是歲冬。以朝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寺。予時爲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確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卽夕趨見。適淇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曾識淇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淇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淇公與予語。欲謀自巖喬公。轉告冢宰。遂庵揚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啓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淇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爲文及詩送予。且託予結廬天台。鴈蕩之間。而共老焉。淇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予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

戊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朝廷舉考察之典。爲疏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爲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尙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命。既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潮頭諸賊。會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詞覘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養爲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啣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

戰賊又不利。遂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大山。賊西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脅從餘黨悉願携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巢。直搗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清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勅使宜行事。及請令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羣賊虜掠居民。廣東潮頭等處強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旣練。號令旣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漸盡。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剿。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季敷。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剿。生擒賊酋陳曰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剿方略。先是屢請勅使宜行事。衆皆笑公爲迂。惟尙書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奉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勅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洞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

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鄭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人。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敷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調知各險隘。皆設袁木礮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墩。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鈎鎌。使由間道攀崖壁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熱茅爲數千竈。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容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袁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輜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蘿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蚤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

道半月始至。今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縉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蘿洞。皆于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會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泃頭賊酋池大鬢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鬢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泃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爲池大鬢所脅。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鬢僭號設官。及以僞



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鬢，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鬢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鬢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鬢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寘于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搗下泐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泐。先是賊徒得池大鬢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泐。各哨官兵遙聞三泐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于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破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遯，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于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

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閒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眞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曾襲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玘等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剿平上三省夾剿捷音疏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廢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爲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喻戶曉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爲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常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寘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貴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於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鄞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願僂具言之公度單旅倉倅兵

力未集。難卽勤王。亟欲遡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己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尙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大師李士質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常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又六七萬。虐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府。遙爲牽制之圖。遠近軍民。刼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集募四方報効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孺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

史張鰲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閒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僞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瑋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瑋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汶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縋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

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廉。參政劉裴。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即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以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門。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精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謂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瑋。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

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符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令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尙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

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旣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旣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翬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翬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己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啣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萍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荆

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况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於九日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於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卽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壆。節奉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卽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公爲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官房屋。及濠遠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廨。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



府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是年口月上晏駕。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制曰。可。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旨益勤。本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提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朝廷普恩賞於報効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說宸濠反。爲奸黨構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齋恨。願盡削己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荐。禮部尙書席公書爲疏。特荐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荐。桂公不得已。勉從荐。公得俞旨。兵部奉欽依。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勘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舉尙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上與楊公一清曰。若姚鏌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鏌致仕。又降旨督趨赴任。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賚文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

予時爲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勸任輔弼。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尙書。桂公知遂大怒。詈予潛進揭帖。毀公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萼謀恐事完回京。復命見上。予與張公又薦之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進兵行剿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爲然。至南寧府。乃下令盡徵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旣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諭以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

等剿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爲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爲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又按視斷藤峽諸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叅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剿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剿六寺等賊巢。先是賊酋調知公住箭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措。擒斬賊酋。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綠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確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箭。復進剿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特險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

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丹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開闢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於虞鄉。爲立廳宇。屬之思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目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叅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加。寫敕差行人齎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恩賚至廣城。是時公已臥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憊視事。年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託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歛。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訖至桂公。萼欲因公乞養病疏。叅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叅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

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卽荐于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金銀百萬託余送與張公。故荐公于兩廣。余疏辯其誣。奉旨黃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廝捏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旨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並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桂公楊公計欲害公。恐予在朝。適南禮侍缺。卽推予補之。明年春。上將行郊。桂公密具揭帖奏云云。上遂允。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補朝廷常行卹典贈諡。至今人以爲恨。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旣而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讎。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藿珍鼎。錦衣縵袍。大廈窮廬。視之如一。眞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諸氏。參議養和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舉一子正億。適子女。僅二週而公卒。遂鞠于予。以恩廕授國子生。孫男。口曰承勳。承學。口口口口。孫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略。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誦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濠之變。蓋非一日。其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招亡納叛。誘致劇賊。召募四方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贖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

玩賄結內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護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爲潛布腹心於各鎮。及畿內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之間。遂與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鬚之儔。皆勇力機智絕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鳥合。其爲天下禍當何如也。且八寨爲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旣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旣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予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鉉。因子諍。張公大同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予回護屬官鄒守益。難居大臣。調予邊方叅政。賴聖明復職。汪又爲疏論公僞學。及指予皆爲黨邪不忠。予又爲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予所以憫子許婚。携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聖明拔之。嘗窅。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旣困屈。沒齒尙尤不免。則公與予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爲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狀。

### 祭文

#### 親友祭文

石潭汪俊 禮部尙書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勳名既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投分最早。坐或達旦。何幽不討。忽謫萬里。執手贈言。誓將結茅。待子雲煙。公茲東來。曰子無樂。樂見故人。來踐舊約。旗旄中央。流水瀾瀾。公私皇皇。或臥或起。乃重訂約。其待予歸。歸將從容。山遨水嬉。公既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乃以喪返。嗚呼。公有大勞。國史輝煌。公有心學。傳者四方。公何以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哉。

北原熊浹 吏部尙書南昌人

於乎。公有安危。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公有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士如寐覺。民如醉醒。吏振循良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寇賊奸宄逆節。不敢以復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嶽。羣鳥百獸。率快覩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馮。不逞餘孽。四方嘯聚而橫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走而無寧。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談笑而清。今幾何年。元惡大憝。已湮沒而無形。曠恩厚德。尙爾如生。方公之歸也。幸其鱣堂。載啓木鐸。揚聲斯文。未喪庶幾。有興其再出也。意其入乘鈞衡。輔成聖德。豈期仗鉞。不得一日立乎朝廷。脩然長逝。豈厭世濁之不可撓。抑天不憖遺。俾我民之失典刑。雖然。可盡者。公五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之令名。豫章爲公過化之地。浹等遙瞻靈輦。匍匐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微誠。此又不得以天下哀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誠齋汪鏞 兵部尙書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近韓范以驅馳。兼周程而

教設。夫何梁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不流。楚雲愁而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數。抑造化之無常者不可。以臆決。鏹叨繼公後。亦惟遵公之轍。辱公深知。大懼累公之哲。不敢以公所不屑者而自屑也。旅櫬搖搖。瀉椒漿以薦潔。陳詞未竟。自胎無窮之咽。

胡東臯 四川廉使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母太夫人孰爲之養。箠箠遺孤孰爲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聖明堯舜。方倚公爲。臯夔。四方未甚迪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鎮定之。而公其忍死乎。又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百年於茲。賴公良知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得。亦天之有意於斯世斯人。故屬公以先知先覺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如顏如閔如參如賜者出於其間。足以繼往開來。永公之傳於不朽。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公其忍死矣乎。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章在遺書。母老子幼。而有二仲之賢。爲可恃。且死王事。公復何憾。予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間乎。獨相去萬里。不得執手永訣。親視含殮。爲可恨耳。茲以兵事就道。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其有涯也邪。

徐櫬

嗚呼。先生有汲長孺之直。而辭不至於黷。有張晉公之忠。而謀不至於疎。有朱晦菴陸象山之讀書窮理。穎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謂得所欲矣。及聞百粵之亂也。應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德威。中道而殞。輿櫬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十年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猶先生之哭吾子也。嗚呼痛哉。壽



天天也。生順死安。吾豈爲先生憾。然朝廷失重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茲永懷。

儲良材 巡按御史

嗚呼。先生勳業文章。聲光榮遇。夫人能知之。亦能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載奔。小大莫處。想其道玉山。歷草莽。東望會稽。先生故里也。搖搖旅魂。庶其寧止。嗚呼。異土之殞。數也。首丘之敦。仁也。數以任其適。然仁以歸於至當。君子也。尙何言哉。

儲良材

嗚呼。濂洛云逝。斯道攸仰。公啓絕學。允協于中。鑰蔽發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四方旣同。公歸江東。童冠二三。春風融融。岑寇匪茹。跳梁三紀。維公來止。載囊弓矢。南夷底績。公動彌留。人百其哀。况我同儔。小人靡悱。君子曷宗。羞我黃流。爲天下慟。嗚呼哀哉。

王堯封 右副都御史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之文。心得之學。今焉已哉。方其抗逆豎也。而奸黨息。殲叛宗也。而天下安。化彘撞也。而邊夷格。帝念厥勳。爵位載錫。聲光洋洋。簪纓奕奕。今焉已哉。方今聖明在上。勵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顧不愆遺。以共弼厥成耶。嗚呼。天宇茫茫。至難謀也。寒蜚唧唧。於月砌。鸞鳳淪沒於岑丘。蕙蘭靡靡於蔓草。薤藜蕃盛於道周。慨物運之不齊。於天道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詞。分酌醴。靈彷彿兮淹留。

王暉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考貞節則甘矣戡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崇矣搢謙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而孤忠諛繁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循資固寵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名世而洗杜譏鑿空之陋德足以名世而動凌高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破支離偏曲之學然則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存先生之死也孰謂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有司祭文

吉安府知府張漢等

於乎先生弘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爲學者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靜之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興師堂堂豫章之陣而懷來安輯正正百粵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凱而武侯星殞乃龍蛇遘康成之夢而學者興悲六經之迷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支誰作萬里之長城誰窺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朝廷之楊綰與吾黨之濂溪漢等晚生末學敬仰光休矧廬陵望邑爲先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爲先生之山斗門牆遡姚江而源流滾滾瞻五嶺而雲樹蒼蒼計聞螺浦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劔道範之望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有奠椒漿有淚淋浪臨風載拜先生其來嘗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興師討平逆藩天子曰都爰錫公爵四方景之泰山喬嶽公方東還江漢

龍飛翼公憑翼道與時熙固天下之延頸實我公之優爲詎意百粵羣醜弄兵橫池僉曰平之匪公弗宜拜命南征蠻方不佞經略彌年委身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革天不憖遺斯文之厄嗚呼公之功業似若未竟公之道德曷繫存亡蓋功雖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勳峴碑墮羊公之淚嗚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山還英靈之氣嗚呼哀哉邊陲罷鎖鑰之防章縫採蓍龜之恃殲我哲人豈其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也來吏茲土聞諸異時逆藩拂經丕曰是膺伊豪傑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不然雖竭西江之水未足以洗數年之兵是則公之澤在天下而西人再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輻何來載疑載驚今也號咷昔也懽迎我奠我奔願百其身公乘白雲厥鑒孔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猶未能盡鳴也

門人祭文

顧應祥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此真儒耶何栽培之獨厚也其眷聖上之中興而生此賢佐邪又何邊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矣斯道斯民真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私痛者妙道精義不可復聞霽月光風不可復見矣將使末學悵悵可受而不可傳邪嗚呼哀哉敬陳遠奠封寄潺湲盛德大業言莫能名至痛深悲辭莫能宣

黃宗明

自道術爲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己。忘內逐外。誇多鬪靡。搜羅訓詁。立世赤幟。孔孟既遠。濂洛亦逝。豈無豪傑如草廬氏。覺彼暮年。精力隨癘。金溪之學。爲世大忌。惟我夫子。丰神凜異。少也雄傑。出入亦幾。鬼神通思。精識徑詣。汛掃支離。收功一致。哀我人斯。開關啓閉。良知之說。直截簡易。無俟推求。無不該具。順我良知。行罔或悖。逆瑾扇惑。言官盡繫。公觸危機。從容就理。謫官蠻貊。艱難罔躡。汀贛賊起。公握兵符。獷狡既殄。老稚歌呼。藩王稱亂。海內憂虞。夫子倡義。一鼓獻俘。岑氏構禍。東南騷騷。五六年間。財耗兵逃。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宜。畏威懷德。出其死力。裹糧滅賊。八寨奇功。神武難名。十年命將。手提重兵。人曰勞止。馳驅靡寧。先生再至。寂無軍聲。講學其間。朝夕靡停。運籌決策。賊以計平。出入兩廣。瘡痍傷生。積成疾疢。中道殞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如揭日月。人方瞻仰。斯文遽絕。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死未幾。讒謗交集。世路險巇。人言易訛。命也如何。憂患實多。某自服膺。十有餘年。奔走畏途。舊學就捐。孤負教育。誰執其愆。今茲矢心。昕日勉旃。啓夕跽奠。號呼旻天。明發赴官。敢附告焉。嗚呼哀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遽止於斯邪。振千年之絕學。發吾人之良知。靡用志以安排。曷思索而議擬。自知柔而知剛。自知顯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真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之。使天假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殆將皞皞於乎。曾謂先生而遽止於斯邪。壬癸甲乙之歲。坐春風於會稽。先生攜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徘徊晨夕。以砭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不可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嗇我先生之期頤。天果無意於斯道耶。則二三子在焉。苟不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

期洋洋如在之靈。尙其陰隲而默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旣羞我殺。爰薦我觴。覩靈輻之旣駕。愴予衷之皇皇。

應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祕。立言垂訓。體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一言以蔽。將刊末學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覺夫當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朝廷。勳業之銘鼎彝。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子。或以爲難。在公則爲餘事耳。方奉命以南征。爲朝野之昆倚。胡天命之不延。乃一朝而云瘞。典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候江干。淚無從止。嗚呼公雖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墜地。庶幾有傳。握椒蘭以薦心。指江流而誓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歆格乎斯筵。

樂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睿智問出。忠孝天成。多材多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如夢得醒。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萃講庭。豈其徒學。爲國柱石。忠鯁立朝。不避權逆。竄逐夷方。優游自適。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玉蘊山輝。珠沉光溢。宸濠倡亂。人心號號。禍自蕭牆。誰敢爲敵。惟師威武。一鼓褫魄。功業旣著。讒口交棘。師乃休休。退而自食。榮辱毀譽。弗留于臆。惟道不明。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爲朋。山水成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天王聖明。旂常紀績。西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主憂寧忘。奉詔徂征。應時翺翔。旣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弓矢斯張。醜類來歸。緝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攘。師乃諭曰。兵加不軌。不殺投降。爾歸王化。我豈爾戕。歸完爾室。幹乃農桑。亦有八寨。盜賊叢積。一罹

其毒朝不謀夕。開國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國脈。窺望竊發。其機已迫。師軫民憂。不計失得。詢謀僉同。便宜行策。神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既空。瘡痍蕩滌。招撫流移。復其田宅。長慮永圖。扶病區畫。相彼夷方。隨俗因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甲既嚴。部伍既飭。統于流官。庶無間隙。爰修文教。俾肄儒籍。變化夷族。實爲美則。似茲哲人。邦其有光。蒼生父母。後學梯航。宜應福祉。享壽無疆。胡天不憫。俾沒瘴鄉。王事忠矣。遺孤誰將。斯道之責。孰能擔當。嗚呼已矣。朝野悲傷。知夫子者和氣春陽。昧夫子者。如刺如銘。嗚呼。道大難容。古今之常。爰有公論。孰能泯藏。惠等聞訃。驚悼涕泣。霑裳匪天。喪師二三子歿。百拜荐奠。聊洩悲腸。靈其不昧。庶幾鑒嘗。

王良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靈矣。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謂廣南之役。遂爲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殉國。超然於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二三子之悲傷。則固無以自贖於今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觴。摛詞伸忱。神其不昧。庶幾來歆。

薛侃翁萬遠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繼往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爲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己者容。而勝己者難。爲讓耶。且自精一之傳岐。而爲二。學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略也。襲古者疑其背經。考之孔孟。質

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合。尙同者。疑其立異。然卽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嘗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  
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旨也。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  
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  
叟。了無聞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蒼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  
子者。非晏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惑。則子路之不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淳于髡之詆。用是  
紛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門牆。而無聞頃年以來。知切淬勵。夫子逝矣。慨依歸  
之無從。慮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一年于茲矣。方將矢證同志。期奉遺訓。尙賴在天之靈。昭  
鑒啓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傳之來世。以永芘於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靈輻將駕。薄奠一觴。衷懷  
耿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陰荷先生之功。而或未盡白先生之忠。己卯之變。吾不  
知其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知其何如也。而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仇。晦吾忠者。斯  
妬。豈瘴癘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委于空山。豺狼號于當路。風雨嗟其何及。家園慘而誰顧。吾念先  
生之悟道也。以良知爲扁鑰。其收功也。以格致爲實際。體常祕於玄默。用實粲於經濟。桂等猶及見先生  
之面。復密邇先生之居。雖未稔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方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  
若斯痛先覺之早逝。帳末學其何依。幸門牆之無恙。或斯文之在茲。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脈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未亡。儼門牆之在望。顧堂室之非遙。去意見之私。而必於嚮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子。後死者。不得辭其責矣。歸葬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遣使。有淚漣漣。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萬潮

嗚呼。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曩哭先生之柩於錢塘之滸。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師。剖障決藩。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易簡。信精一而無私。願雖有覺。而卽在實。惟念茲而在茲。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靈。陰啓予而終成兮。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爲實。而厭俗學之支離。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啓易簡之規。指授闢良知之戶。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漸鴻羽之楚。以之承詔奏。則右尹析招之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勳邁今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虜。元惡之首。旣殲。醜類之儻。咸撫。此則勇夫悍士。猶以爲難。而夫子獨談笑於指顧。夫何中山之功甫就。俄盈謗篋之書。武侯之恨有餘。輒動英雄之撫。一老不遺。萬民何慙。天軸西馳。江聲東吐。草正芳兮。鳩鳴日未斜兮。鵬舞叫臺城兮。雲悲撫鐘阜兮。煙鎖吁嗟夫子兮。固



無所憾而辱倚門牆者不能不爲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觀絕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帳吾道之已窮蓋不知涕洒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翼程朱頡頏申甫早掇巍科筮仕天部始謫龍場直言忤主九死不回孤忠自許繼遷廬陵人思召父再擢鴻臚荐登樞府專闢分符衣繡持斧機密慮周戰勝攻取芟夷洞寇四民安堵蠢茲逆藩束身就虜勤在王家爵封南浦猛獍相攻賴公柔撫犖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干戈今豆且俎民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寇攘孰敢予侮憂無西顧殿有南土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鳳凰快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公神靈翱翔天宇在帝左右爲帝夾輔降爲河嶽廟食簋簠柯等親炙至教恩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振旅云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談虎

鄒守益

聖學綿綿嘻其微矣貿然末俗紛交馳矣矧茲寡陋莫知所之矣謂考究遺經可自得矣旁搜遠勘亦孔之疲矣將摹仿而效千古可期矣外貌或似精神非矣不遇孰醒我迷矣良知匪外鑠自乘彝矣戒慎恐懼通晝夜而知矣酬酢萬化我規規矣聲應氣求四方其隨矣譬彼昏臚慶矣霜霧忽乘之衆安歸矣將民之無祿罹此菑矣百世之慟豈獨予私矣

葉溥

嗚呼先生乾坤間氣。嗚呼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天下。不罔以生也。以身翰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虛天子之注目。深吾黨之思。將進物者忌功。抑忌德也。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繫誰無福。

陽克愼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強。有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自忘。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真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間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撫靈輜兮。涕泗淋漓。泰山頽兮。莫知嚮往。絮酒爲儀兮。荐此衷腸。神尙不昧兮。來格洋洋。

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既沒於南安。寬畿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峯邵子。邵子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也。寬畿曰。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沒於道路。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畿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經。終葬則釋寬居。越則經歸姚。則否。何如。邵子曰。亦宜。於是畿也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庾嶺。聞之且喜且疑。卽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憤絕。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顧萎吾夫子。

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興。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爲之。柰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發其祕。同志相承。日孚以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則其未盡之志。當更展矣。今若此。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祕。既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邇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寬畿各以所見。得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爲究極之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冀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別次嚴灘。踰年而聞訃。復於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爲終身永訣。已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爲生耳。向使吾人懵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爲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爲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爲之。柰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錄。文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尙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爲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

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探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人，一以哀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爲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告，惟吾同志憐念憐念。

### 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潭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踰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尙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設披，積請沐浴於南荃驛，親進舍。王陸同殮櫬。又明日，南贛巡撫汪公鉉來蒞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爲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儲君良材、提學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喪留於南浦，請改歲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問之曰：「吾豈爲公乃哭邪？」已丑改歲六日，將發舟，北風厲甚，儲焚香虔祝於楫曰：「公弗行，豈爲士民留邪？」公黨有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卽時反風不四日，直抵信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承。

其勞聞其事。能弗以爲思乎。詳述之。用以告吾同門者。

書稽山感別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恩也。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報之微也。適館受殮。左右以贖。惠之微也。其遭也無自。其合也不媒。其聚弗親。其離弗違。無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輿而雲從。雲非恩乎。龍而從也。噓吸爲變。莫之致也。計功量者。孰爲恩。孰爲感。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贛城楊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恩感。固亦無以爲恩感也。昔者夫子奉命南征。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其孫謀吳略。勇力拔衆者。爲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時歸散。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武和齋。吉水之龍北山。贛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勝衣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合。至夫子待命北巡。忽爲南安之變也。君皇皇然親含椁。扶輿櫬。行則與蒸徒共楫。止則與二三同門。麻衣布絰。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親。不以死而忘。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恩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頌言煩悉。以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適館受殮。左右以贖。以惠其去。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於無言。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吾亦無如之何也已。雖然。君去而能益。篤吾夫子不殺之仁。則吾之無言者。尙有無窮之言也。因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爲書。

冬暮寬畿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踰庾嶺矣卽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問三疑奔至龍游傳果實矣天乎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事馳驅盡心盡力今果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自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者遍海內沒乃無一人親含槨殮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恨何堪寬畿北而有年矣教我撫我誘我翼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感誰則任之兼程至貴溪始得馮哭其棺間乃詢之廝吏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預事之謀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槨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骨肉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貽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於二三子實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殯者大人之仁也斯二者固皆天下之公義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三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惟憐而終教之

###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頗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感公之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踰禮四方同門亦日來奔頗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獲罪於大君子之門也所諭父師軍中羨餘銀兩責其官賚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人小子佩刻亦殊深矣但父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守文守章繼子正憲

欲代之言。顧其中有願言而不敢盡者。生輩特在舊愛。敢代爲之言。惟執事其終聽焉。父師兩廣事宜。間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悉其概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贐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中。有情不得却。與例不必却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之後。將歸。乃總其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之外。有此羨餘。仍命并發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尙有不時之需。姑攤附以行。俟隨地遣發。不意未至南安。罹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篋。命賞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羨餘于公。此實父師之治命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案官吏之請。從合得之議。謂大臣驅馳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况物出羨餘。受之不爲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其爲私。其恩可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尙不免於惶惑。蓋以父師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之受。非矣。苟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踰越。况軍旅之事。易實之言。願忍違忘而私受乎。夫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父師之心。取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衷曲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爲先生布。并原銀五百三十二兩。託叅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復臺下。伏望驗發公帑。使存歿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恩也。不勝冒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泉書

寬畿不率。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黃髮乳口。失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訃。又恨未及相隨。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旣而奔喪貴溪。馮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息。若無復

可生於人世矣。間乃詢其後事。乃知諸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居多。愚以爲相知之情至此。亦云足矣。及凡所經歷。舟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哭奠虔懇。雖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哀感何言。僕且私告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主君勳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語曰。公慟吾夫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生輩矍然而起曰。有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音笑貌爲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終底於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間。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茲有乎爾矣。於是自衛以下。順流而歸。慷慨激亢。無復爲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蹙於顛躋之中。吾當何以爲報哉。二月四日。已妥靈於堂。乃弟乃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遠嬰先生之懷矣。蕭尙賢事略。具汪公別紙。并奉請教。小廝輩以小嫌構辭。致煩案牘。在先生寬仁之下。當必有處。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略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特在推愛。妄敢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喪紀

程輝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輝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脈矣。乃僞學之謗不能弭。倡義興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君側



之惡不能去。開誠布公。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黨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身一日立乎朝廷之上。何其與世之落落也。及其沒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弔其墓。謁其祠。拜其家廟。爲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衆之鼎鼎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觀天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也。人之勝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惑哉。吾方哀祭文之不能盡錄者。屬子以終事焉。蓋文固有略者矣。將人之祭于地。與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顧可略而不書乎。子其揭日月爲序。凡顯而公卿。微而庶人有舉必書。庶乎定者可考。而見且使我後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在。不隨死而滅者。良在此而不在彼也。輝避席曰。敬聞命矣。作喪紀。

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于南安府青龍鋪輿止南埜驛。越四日爲季冬庚午。門人廣東布政王大用。推官周積。舉人劉邦采。實敦。後事副使張思聰。率屬吏知府王世芳。同知何瑤。大庾知縣葉章。府學訓導楊登玉。王圭。陳守道。庠生張絨。李節。王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殮已。署上猶縣事。經歷許同朝。崇義知縣祝澍。南康教諭管輔。訓導劉森。庠生劉爵等。千戶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府王鑾。陽克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壬申。輓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鉉。同知何瑤。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宦宋元。指揮錢堂。知事郭鉞。千百戶何湧。江馬昂。吳倫。譚景受。卜福。嚴述。王寧。王憲。潘鈺。余洪。畢祥。楊守。武昌。千戶所指揮陳偉。門人郎中劉寅。都指揮同知余恩。庠生易紹宣。李喬崇。李挺。李憲。何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廷璉。黃譜。黎教。王槐密。王振朝。劉鳳月。劉天錫。劉暉。彭遇貴。謝天表。謝天眷。桂士元。桂薰。袁泰。張鏜。汪梅。周蘭。宋金。雷銳。

雷兌。應長。鍾振。俞鷄。湯偉。杜相。黃鏊。各就位哭奠。張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

丁丑。檄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璧。知府說漢。同知張烈。通判蔣英。林春澤。推官周在。廬陵知縣常序。署秦和縣事。知事汪仲。縣丞劉綸。主簿莊伯瑤。典史李江。教諭李文焯。訓導金珮。張旦。當水縣丞楊伯謙。主簿辛仲實。萬安主簿揚廷蘭。信豐指揮同知林節。鄉宦尙書羅欽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史羅欽忠。門人御史王時柯。庠生蕭寵。蕭榮。王舜鵬。袁登應。羅綱。謝廷昭。周文甫。王惠迪。劉德藍。瑜。龍潢。龍漸。幕吏龍光。各就位哭奠。

戊子。檄抵臨江府蒲灘驛。同知字賓。通判林元。推官俞振強。靖江知縣陳府。新淦縣丞唐和。主簿王綸。教諭向欽。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檄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太監黎鑑。御史儲良材。叅政葉溥。李緋。叅議鐘雲瑞。副使趙淵。僉事陳璧。王暉。吳瀚。陳端甫。都指揮僉事劉璽。王寧。崔昂。府學教授廖廷臣。訓導范昌期。張琚。譚倬。廖金。新建縣學教諭劉環。訓導梁子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寬。庠生崔嵩。陶潮。劉伯盛。舒泰。武進。鄒輓。鄉宦副都御史態浹。布政胡訓。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史涂相。郎中張欽。主事張鏊。進士態汲。檢校有默。通判萬奎。閔魯。知縣余琪。聶儀。楊璋。甘栢。胡大化。舉人丁夔。門人裘衍。張良才。張召。魏良器。魏价。萬世芳。鄒賓。齊昇。周麟。黃鍾。鍾文奎。艾鐸。安仁縣桂宸。桂宮。桂容。桂軌。孫鋹。孫鈞。吉安府曾偉器。報効生員陳文榮。承差劉昂。鄉民蕭華。李延祥。程玉石。陳本道。高顯彰。劉珏。楊文嚴。洪。徐。禮。杜。秉。文。王。欽。各就位哭奠。葉溥。趙淵。王暉。張元春。齊昇。又各特舉焉。

歲己丑正月庚子。楓發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百有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迅。不可帆。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撫之曰。先生豈有懷邪。越中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首跂足而後至者。蓋有日矣。須臾反風。若或使之。遂行。丙午。餘干縣主簿陳瑤。教諭林秀。訓導趙珊。傳諮萬年縣主簿龍光。相安。仁和縣主簿鄒輯。訓導周鐸。黃選。庠生桂輿。蒲田縣廖大璧。貴溪知縣方克。主簿錢珊。典史馮璉。教諭謝炯。庠生丘民節。宋廷彥。葉可久。葉可大。許文明。鉛山主簿戚鏜。鄉宦大學士費宏。尙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龍溪二先生將赴廷對。聞先生將還。逆之嚴灘。忽得訃音。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師服問。厥旣成服。兼程趨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遇先生之櫬于貴溪。哭之幾絕。書遇喪哀感以寄懷云。

癸丑。楓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趙燁。同知盧元愷。通判曾大有。龍綱。舉人劉偉。玉山知縣呂應陽。教諭霍重。庠生鄭世遷。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縣丞殷學夔。各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呂應陽。而特舉焉。夫子弟守儉。守文。門人欒惠。黃洪。李洪。范引年。柴鳳。會櫬于玉山。

辛酉。楓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簡閱。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人欒惠。黃昫。何倫。王修。林文瓊。徐霈。蔣蘭。金華府通判高鳳。蘭溪縣主簿高禹。教諭朱驥。訓導胡奕。□輝。門人應典。嚴州府推官崧淳。桐廬縣主簿屠繼祖。各就位。哭奠。

丁卯。楓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潘日。劉節。叅政胡纘宗。葉寬。叅議萬廷彩。龐浩。按察使葉溥。副使傅鑰。萬潮。黨以平。何鯨。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都指揮使劉宗偉。都指揮僉事李節。劉翔。

孫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劉望之府學教授陶賀仁和縣主簿曹官富陽縣主簿李珍教諭黃寧訓導程大有王裕莆人知縣黃銘介子黃中百戶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櫬抵越城奠于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龐浩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訓通判陸遠洪哲推官喻希禮府學訓導舒哲陳箴林文斌魯昇會稽知縣王文儒教諭張槩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行中教諭林斌訓導王昇廣西布政李寅參政沈良佐參議汪必東按察使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獬伍箕僉事張邦信王世爵都指揮僉事高松金華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湛若水副都御史劉節門人侍郎黃綰給事中毛憲員外郎王臣主事石簡陸澄按察使顧應祥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知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周衢教授周衝陳煥陳焯陳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甸辨印生錢君澤私淑門人知縣戚賢武林驛丞何圖贛州衛指揮同知劉鐘指揮僉事楊某廣州府右衛指揮僉事武變南昌衛指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衛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珠變惠又各特舉焉劉鐘楊基武變龍光咸以營護至越時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別卷贈之因寓書江廣諸當道蓋德其虔于襄大事也

仲冬癸卯奉夫子櫬窆于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會葬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端廷赦陳世輔梁尙德萬潮黃卿萬廷彩龐浩傅鑰黨以平汪金區越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節劉翽孫仁洪珠孔庭訓洪哲杭州知府婁世德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劉坎濬推官劉望之運同錢瀾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禾錢塘知縣王橋會稽知縣王文儒山陰縣丞應佐餘姚主簿彭英典史劉文聰教諭徐銳訓導謝賢陳元廣東御史何鹵布政邵銳姻人大學士謝遷尙書韓邦問佈修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

胡東臯參政汪惇副使吳便司馬公輕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府陸寧金椿運同徐冕知縣宋溥金謐陶天祐劉瀚田惟立徐俊民吳昊葉信汪侶毅周大經周文燠胡瀛陳廷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廷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徐應周大賚高隆友生尙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筐嚴毅楊霓楊譽知府吳鉞廉使韓廉邵蕢苟彬鄒鵠員外郎張璿施信史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晚生僉事汪應軫知府朱袞李節郎中胡廷祿陳良謨主事葉良佩田汝成王度王漸逵王一和王文訓王文勅王文輅王文輓良直費思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黃綰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魏良弼李蓬行人薛侃應大桂郎中鄒守益員外郎藍渠主事潘穎黃宗明翁萬達石簡胡經參政萬潮副使蕭鳴鳳參議王洙博士馬明衡監丞趙顯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鑑周桐孫瑛劉本劉樽諸訓諸陽諸守忠舉人諸大綱楊汝榮金佩金克厚僉事韓柱主事顧敦復胡冲徐沂徐楷徐潞葉鏞徐需張津錢紳錢翺錢祚詔凌世華朱箠龔溥龔漸員外郎龔芝杜應豸縣丞朱緩周應損秦輓章乾楊杜從弟王守第各就位哭奠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必章而有孚惠我心者亦盛而必傳讀是編者毋但曰雷陽寇公之竹而已也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三十八

### 附錄七

#### 世德紀附錄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 刑部主事時上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妬功之徒因有和者而在朝在市冤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冤憤特甚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爲之蕩平因奉勅勘事福建道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倡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人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無毫髮之可疵當時張銳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爲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

乎。迨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詔旨。天下方快朝廷之清明。不意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略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本所陳。粧點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僞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憑據。且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信者。夫豪傑用意。類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逵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成後功。以貽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略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况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遣冀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懷忠孝。欲使啓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常留信宿。何反逆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自天理人心。何在乎。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勅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經行。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其謂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兵。尤爲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卽刻僞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泌接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夫入遞。

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旣至。賊必易圖。當令顧俛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俛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稱宸濠遣賊六百追虜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卽議起兵。因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知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筭。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而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萬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而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至謂守仁捲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宇存。官兵但救而無焚也。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之人各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宮爲賊巢。財皆賊贓。焚之掠之。亦何罪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而不爲逆賊報仇乎。且宸濠勢焰薰天。觸者萬死人。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達何爲被殺。而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耶。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僞牌以疑賊心。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震撼兩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數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卽滅。而貽先帝



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使不卽滅。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冤。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聖明詳察。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爲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綰 光祿寺少卿時上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明主慎之。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虛譽。不結援黨。不思賄託。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譽。援黨。賄託。譏讒。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意。凡盡忠勤職。卽譏讒。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結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先朝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濠構逆。虐焰吞天。藩郡震動。宗親懼憂。陛下嘗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奸臣。待時發動。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勅福建。勘事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賚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託腹心。又示無爲。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旣出。攝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警聞使還。

算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也。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武宗皇帝南巡。奸權攘功。嫉譖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致。方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衆。謀獲機宜。戰取有方。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陰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也。守仁南贛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守仁家于浙之山陰。溯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隴類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公。以爲社稷。不幸或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者矣。幸而成功。宇內太平。所謂徒薪曲突。人不爲功。亦不致思其忠。又守仁於武宗初年。劉瑾爲奸。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選杖毒決。碎屍折髀。死而復甦。流竄瘴裔。久方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之鎮。谿谷兇民。聚黨爲盜。視效虐劫。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謂皆終不可理。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略。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潮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遂爲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爲立生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亦可見矣。曩者陛下登極。命取來京宴賞。封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尙書。言者又謂不當來京宴賞。以致奢費。夫陛下大官之廚。日用無紀。較諸一殮之宴。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蔽賢。妬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券未給。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之。况有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其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一二論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

得陞副都御史。得廢一子千戶。邢珣徐璉。但陞布政。卽令閒住。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入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卽死于水。皆無廢子。副使陳槐。因勸宰臣進賢。致怒讎人。希意誣之。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爲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况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尙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曾蒙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爲兩廣總制。仍勅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廢襲。此實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忠効力之權。臣不勝懇悃之至。

地方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後剿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隣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隣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得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今乃恭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

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巖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敵之後。仰承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剿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剿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剿。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

峽硬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剿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頗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爲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旣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命撫剿田州思恩也，乃不剿田州，則亦已矣。遂剿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于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若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

自治千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與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己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効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尙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計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

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聖德。實臣等所以報陛下知遇一節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爲此具奏。

征宸濠反間遺事

錢德洪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叅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誤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垂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

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邵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誤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尙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敷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



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蹤隱跡。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路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閱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役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卽位。遂直

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鬪。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卽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右反間始末。嘗聞諸吉水致仕縣丞龍光。光謂德洪曰。昔夫子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夫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旣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兇。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光又言。夫子撻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必卽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寧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奸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却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

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爲鑒戒矣。誰肯復效死力哉。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方奮發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言嘗聞雷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受哭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頃之。舟人謹譟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勅令濟禹持米二斗。鱖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指船頭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譴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歎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却。某某對立。

矚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曰。惟濬嘗聞之。尚謙矣。尚謙言。昔見有待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面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沒緊要事。上去了。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

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槩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德洪主試廣東。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獲間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錄云。時嘉靖乙未八月。書于姑蘇之郡學。

陽明先生平濶頭記

大學士湖東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濶頭最大。濶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以池仲容最著。仲容之放兵四劫。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邇。巢受毒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于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爲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剿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濶爲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濶。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宜。請募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辨士周祥等諭其黨黃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籍以爲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聞橫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圖緩兵。且我覘之。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遲其歸圖。閱月。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爲備益嚴。公使以牛酒詞之。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讎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讎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檄龍川盧珂

等構兵之實。若甚恐焉。趣利刊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歸集衆。時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辨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率四十人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戶孟俊僞持一檄。經湖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糜仲容。令官屬以次饗犒。明年正月癸卯。肫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鞫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並進。其軍于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入。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于龍南者。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太平保入。推官危壽率義民葉方等從。南平入。守備指揮鄭文率義民孫洪舜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從。高砂保入。軍于信豐者。南安知府季敷率訓導藍鏗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逕入。公自率中堅督文搗下。湖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會于三泖。賊黨自仲容至。贛備已弛矣。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迎敵于龍子嶺。我兵列爲三衝。犄角而前。恩以受兵首與賊戰。却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受後。壽乃以方兵鼓噪往援。俊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泖。克之。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日。熱水曰五花障。曰淡方。曰石門。曰上下陵。曰芳竹湖。曰白沙。曰曲潭。曰赤塘。曰古坑。曰三坑。明日探賊所奔。分道急擊。己酉。破巢。凡六。曰鐵石障。曰羊角山。曰黃田坳。曰嶺岡。曰塘舍岡。曰溪尾。庚戌。破巢。凡二。

曰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曰中村曰半逕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田逕曰古地曰空背曰旗嶺曰頓岡癸丑破巢凡四曰狗脚坳曰水晶洞曰五洞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曰風盤曰茶山其奔者尙八百餘徒聚于九連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遵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厓下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爲其黨也從厓下招呼我兵亦伴與和應已度險扼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力求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哨設伏以待乙丑覆之于五花障于白沙于銀坑水丁卯覆之于烏龍鎮于中村于北山于風門輿分逃餘孽尙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于和平甲戌戰于上坪下坪丁丑戰于黃田坳辛巳戰于鐵障山癸未戰于乾村于梨樹乙酉戰于芳竹壬辰戰于百順于和峒乙未戰于水源于長吉于天堂寨謀報各巢之稔惡者蓋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其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卽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寧遂班師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搗賊巢三十八所擒斬賊會二十九人中會三十八人從賊三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九人虜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夾遂能滅此兇狡稽誅之虜以除三徼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偕通判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予書其事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謨之業而乃躬擐甲冑身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豈習殺伐之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爲快哉顧盜之於民不容並育譬則莠驕害稼而養之弗薙從

虎狼之狂噬而聽擊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爲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兇孽之蕩平以爲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篤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所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成所以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爲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考焉

###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

昔陽明王先生督兵于贛也與學士大夫切劘于聖賢之學自縉紳至於閭閻以及四方之過賓皆得受業問道蓋濂洛之傳至是復明而先生治兵料敵卒有以平奸宄者皆原於切劘之力於是深信人心本善無不可復其不然者由倡之不力輔之不周而爲學之志未立故也旣以責志爲教肆其子弟復取大學中庸古本序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刻于鬱孤山之上使登覽而遊息於此者出埃壖之表動高明曠遠之志庶幾見所書而興起其志不使至於懈惰蓋所以爲倡而輔之之慮切也先生去贛二十餘年石爲風雨之所摧剝者日就缺壞而是山復爲公廨所拘觀者出入不便嘉靖壬寅憲副江陰薛君應登備兵之暇訪先生故迹覩斯石悲慨焉旣移置于先生祠中復求搨本之善者補刻其缺壞而託記于予予嘗觀先生所書恨其學之不俱傳也自孔孟以後明其學者濂溪耳故圖說原天所以生人者本於無極而求復其原則以無欲爲主舍無欲而言中正仁義皆不可以合德而反終故大學言致知中庸言慎獨獨知之地欲所由辨求其寡而無焉此至易而難者也先生數百年之下處困而後自得恍然悔



既往之非真。若脫溷淖而御冷風。故既自以切劘。而尤不敢有隱於天下。於是擇其辭書之石。冀來者之自得。猶夫己也。今先生之言徧天下。天下之人多易其言。而不知其處困之功。與責志之教。故深於解悟者。每不屑於持守。而意見所至。即皆自是。而不疑。曉曉然方且以議論相持競譬。則石已缺壞。而猶不蔽風雨。顧以爲崇獲之嚴。貿焉莫知其所出入。豈不失哉。夫欲之易熾。速於風雨。而志之難立。有甚於石。其積習之久。非一日可移置也。然使精神凝聚。即獨知之地。以從事焉。則又不易地。不由人。而足以自反。譬則石之摧剝於風雨者。復庇之以廈屋。雖失於昔。不猶可以保其終乎。今石存。則升先生之堂者。宜有待矣。辭君有志於學。其完此石。蓋亦輔世之意。而余之困而不學。則有愧於切劘之助也。書之石陰。亦以爲久要云。

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

經世保民之道。濟其變。而後顯其功。厚其施。而後食其報。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時而至於立功。則去太上遠矣。士君子遭時遇主。處常盡變。不得已而立功。固不望其報之久。追人之思報。自不能已。故昌黎祀潮。子厚祀柳。張詠繪像而祀於蜀。羊祜建碑而祀於襄陽。其致一也。贛之牙境。萬山盤互。羣盜縱橫。士酋跳梁於東南。逆藩窺伺於西北。正德丙子春。陽時王公以大中丞秉鉞來鎮。綱紀號令。朝發夕新。凡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縣二十五衛所之奔命者。皇皇汲汲。恐于後至之外。又卓見大本。廣集衆思。張施操縱。不出庭戶。而遙制黠虜於江山數千里之外。英聲義烈。肅於雷霆。今年平南靖。明年平桶岡。又明年平濶頭。又明年平逆藩。如虔如楚。如閩如粵。四郊力穡。清夜絃歌。而邊圉之患除。如豫州。如江州。如

桐城如淮甸千里肅清萬夫解甲而社稷之憂釋夫公以文儒之資生承平之世蹈踈遯之蹤當盤錯之會天樞全斗極之光地維掃豺狼之穴璽書頻獎茅土加封一時遭際可以風勵羣工矣公之去贛久矣而人猶思之復建祠以祀之富者輸財貧者效力巧思者摸像善計者糾工虛堂香火無替歲時報施之道不於其存而於其亡身後之事未定於天下而私於一方吾是以知贛人之重義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茲非三代之遺民歟公繼其父龍山公之學且與孫忠烈同年同官忠烈死逆藩之難而公成靖難之功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增光皇國幸與不幸易地則皆然者然則公之立功雖有先後大小要皆以忠輸君以孝成親以信許友者歟公諱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龍山公諱華以大魁冢宰孫忠烈諱燧以中丞贈宗伯皆吾鄉先達也嗚呼望雷陽而思新竹按營壘而歎奇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謹紀其實以備野史之拾遺云

### 田石平記

田江之濱有怪石焉狀若一龜臥于衍石之上長倍尋厚廣可尋之半境土寧靜則偃臥維平有青則傾欹潛浮以離故處故俗傳有平寧傾兵之讖歲乙酉岑氏猛食采日殷恣橫構兵守臣方上疏議討一夕石忽浮去數百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以滅人益異焉猛黨盧王二酋脅衆連兵據思田以重煩我師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來平比至集衆告曰蠢茲二酋豈憚一擒維瘡痍未瘳而重罹鋒刃爲可哀也即日下令解十萬之甲掣四省之兵推赤二酋俾自善計二酋憚公威德且知大信不殺遂率衆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遣之單車詣田經畫建置以訓奠

有衆。田父老望風觀德。如堵如墻。羅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生之賜也。田醜何以爲報。維田始禍。石實釁之。具以怪狀聞。且曰：自王師未旋。石靡有寧。田人惴惴守之如嬰。今則亡是恐矣。願公毀此。以寧我田。公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旣觀。曰：汝能怪乎。吾不汝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上曰：田石平。田州寧。千萬世鞏。皇明明年春。公使匠氏鑄之。遂以爲田鎮。田人無遠近。老穉咸謳歌於道。以相慶焉。嗟夫。維石在阿。賦性不那。孰使之行。豈民之訛。維妖維祥。肇是興亡。天實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洩。維正則滅。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忠誠純正。其靜一之學。浩然之氣。見於勤王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乎。田人寶茲石文。蓋不啻交人之纍銅枉也已。公身將旋。田人趨必東。曰：茲不可無述。以告于世。世作田石平記。

陽明先生畫像記

少師徐階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舒。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情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通。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

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豈不儼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

### 重脩陽明王先生祠記

大學士李春芳

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荐躋綸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

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膺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惓惓於崇先哲。興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不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而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按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蓋有志於學者。

平寧藩事略

敬齋蔡文 見任廉使

陽明先生道德功業冠絕古今。無容議矣。獨寧藩一事。不理於讒口者有二。曰。始與寧府交通。後知事不可成。因人之力從而剪之。以成厥功。又曰。寧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官。悉取以歸。此二者。當時讒口嗷嗷。至

形諸章奏。播諸遠近。縉紳有識。皆知其爲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甚恨之。足跡半天下。訪之莫有知者。迨移官入贛。贛故先生開府之地。當時故老尙有存者。咨訪累月。迺得其詳。於是躍然以喜。疾讒口之無根。且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識也。自古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逆藩之積慮。非一日矣。當時所憚。獨先生在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事乃可成。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不絕於彼者。力有所爲。機有所待。峒曾葉芳等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我用。先生推誠撫之。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招集無賴。亦屬意於葉芳。嘗以厚貲啗之。芳受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撫然有失久之。搏案起曰。吾今日視義當爲。事之成敗。身之禍福。不計也。會逆兵起。遂部所屬民卒。督知府邢珣。伍文定等。以行。葉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卽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覬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與有力。不然。逆兵衆且強。獨以民卒之脆弱。渙散。安能當其鋒哉。兵入南昌。先生召芳語之曰。吾請於朝。以官償者。勞如何。芳叩首曰。芳士人。不樂拘束。願得金帛作富家翁耳。遂入宮。藉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由前觀之。先生所以陽示不絕於彼者。陰欲有爲於此。使當時積穀練兵。寧不啓彼之疑。而厚其毒法曰。藏於九地之下。奮於九天之上是也。其後以貲委葉芳者。則以夷治夷之法。故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用兵若風雨雷霆。本無可疑。何疑者之紛紛也。故表而出之。

### 蔭子咨呈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奉到兵部鳳字二千八百八十號勘合內開一件捷音事。准武選司付奉本部

連送該本部題送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蒙本府紙牌仰縣速將都御史王承蔭子姪應該之人取具無礙親供并官吏里隣人等不扶結狀繳報等因依蒙行據該隅里老呂時進等勘得右副都御史王任江西南贛等處剿賊成功欽承蔭子一人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今據前因合將繳到王冕等供狀一紙係本縣東北隅五里民籍有姪王守仁任江西南贛等處右副都御史爲剿賊成功欽承蔭子王正憲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呈繳到部查得先該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奉稱征剿江西南贛等處賊寇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該本部查議得都御史王躬親督戰獲有軍功所當先錄伏望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蔭有功官員事例將王照例陞職蔭子以酬其功等因具題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節該奉聖旨是各官旣剿賊成功地方有賴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查無本官應襲子姪姓名已經備行原籍官司查取去後又該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御史王奏報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平賊捷音內開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名口等因該本部查議得本官分兵設策一旦剿平厥功非細本部議將王量加陞級於先蔭子百戶上再加陞蔭以酌其功伏蒙欽依王守仁已因功陞職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臣等以爲王守仁累建奇功各不相掩今止給賞似不足酬其功合無王守仁累陞俸給於先蔭子百戶上量加陞蔭等因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欽此又經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久查陞級事例實授百戶上加一級該副千戶通查案呈到部欲將都

御史王應蔭子王正憲。查照先奉欽依加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再加續奉欽依加陞一級。與做副千戶。填註錦衣衛左所支俸。緣係查錄恩蔭。節奉欽依。王守仁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及他男先蔭職上。還加陞一級事理。等因。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少師兼太子太師本部尙書王等具題。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紹興府餘姚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即便查取王正憲作速起程前來赴任。仍將本官起程日期。繳報施行。

### 處分家務題冊

門人黃宗明書

先師陽明先生夫人諸氏。諸無出。先生立從姪正憲爲繼。嘉靖丙戌。繼室張氏生子。名正聰。未及一歲。輒有兩廣之命。當將大小家務處分詳明。託人經理。歿幾一載。家衆童僕不能遵守。在他日能保無悔乎。宗明等因。送先生葬回。太夫人及親疎宗族子弟四方。門人俱在。將先生一應所遺家務。逐一稟請太夫人。與衆人從長計處。分析區畫。以爲閑家正始。防微杜漸之原。寫立一樣五本。請於按察司僉事王紹興。府知府洪用印鈐記。一本留府。一本留太夫人。正憲正聰各留一本。同志一本。永爲照守。先生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道在宇宙。人所瞻仰。其遺孤孳室。識與不識。無不哀痛。况骨肉親戚。門生故舊。何忍棄之負之哉。凡我同事。自今處分之後。如有異議。人得舉正。毋或輕貸。

###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

門人薛侃書

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長爲



先師次守儉守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爲嗣。撫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聰。明年奉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亂。遂嬰奇疾。西於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務。維預處分。而家衆欺正聰。年幼不知遵守。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憂君體國拳拳與人爲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爲先。區區田業。非其所重。若後人不體。見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乃稟太夫人及宗族同門戚里。僉事汪克章。太守朱袞。酌之情禮。叅以律令。恤遺孤以弘本。嚴內外以別嫌。分爨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衆分析。具有成議。日後倘復恩典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理。每年輪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叅撓。爲兄者務以總家愛弟爲心。以副恩育付託之重。爲弟者務以嗣宗愛兄爲心。以盡繼志述事之美。爲旁親者亦願公心扶植孤寡。以爲家門之光。則先師在天之靈。庶乎其少慰矣。倘有疎虞。執此聞官。輪年之友。亦具報四方同門。咸爲轉達。明有憲典。幽有師靈。尙冀不爽。所有條宜。開具于後。

請恤典贈諡疏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爲開讀事。伏觀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公同面議。舉得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尙書王守仁。王廷相。毛澄。汪俊。喬宇。梁材。湛若水。喻茂堅。劉劄。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王偉。祭酒王雲鳳。魏校。鄒守益。二十一人。奇勳大節。茂著于生前。令望高風。愈隆于身後。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中間如呂柟有祭葬而無諡。石瑤有諡而不足以盡其平生。俱應改擬補賜。又訪得文臣中如曾銑。楊守謙。商

大節程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八人。或志在立功。身遭重辟。或事存體國。罪累流亡。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痛惜之。臣等仰惟恩詔。旣恤得罪之臣。復舉原終之典。而諸臣獨以一時負罪。遂不得沾被洪慈。人心咸爲憫惻。似應查復原官。量加優恤。以示褒答。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浙江等道監察御史王等題。爲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欽遵。臣等備行禮部祠祭司。查取節年給過大臣恤典。并有請未給緣由。隨行浙江等道各公舉所知。以奉明詔。續行祠祭司及各道手本。開具各臣前來。臣等逐一會同詳議。舉得原任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尙書王守仁。王廷相。湛若水。毛澄。汪俊。喬宇。梁材。喻茂堅。劉劬。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黃佐。祭酒魏校。王雲鳳。鄒守益等。卽其立朝。則大節不虧。邇其身。則制行無議。公是在人。不容泯沒。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也。中間如呂柟。雖有恤典而未得贈諡。石瑤已有贈諡而未盡其人。似應得補賜改擬者也。又查得節年給過恤典。如尙書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徐可成。甘爲霖。侍郎郭文英。張電。朱隆僖等。或穢跡昭彰。人所共指。或雜流冒濫。法所不容。俱不應得而得者也。伏望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將楊廷和王守仁等。應復官廕者。復其官廕。仍給祭葬贈諡。呂柟准賜贈諡。以成恩禮。石瑤如法改擬。以符名實。其濫叨恩典。如邵元節。陶仲文。先經刑部議處外。其顧可學等。均爲冒濫名器。可惜。合當追奪。以昭明法者也。再照錄忠恤罪。聖朝厚下之典也。觀過而知仁。明主鑒物之公也。臣等又訪得如文臣之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翟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等。究其罹禍之迹。原其爲國之忠。生則未雪。死而益明。武臣之中。如周尙文者。出謀宣力。功在邊疆。恤典未給。人心稱屈。茲當聖仁湛濡之時。正煩冤。

洗濯之會。諸臣之恤典。似當應給。以廣殊恩者也。再乞勅下該部。一并酌議。請自上裁。仍通行各該撫按。遵照詔書。廣求博訪。凡大臣恤典。果有應得而未得。及不應得者。各宜悉心甄別。以宣上德。亦不得曲意。狗物濫及庸劣。庶幾恩之所敷。潛晦不遺。義之所抑。回慝莫逃。勸懲之典行。而風世之道備矣。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辨明功罰疏

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一本開讀事。臣惟國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祿以寵異之。其歿也。亦必優其恤典以旌褒之。所以示君臣一體之義。終始存歿無間也。然是恩寵之澤。予奪出自朝廷之上。忠良之臣。固在所必加。其匪人惡德。亦不使得以倖及焉。蓋加于忠良。則爲公。及于匪人。則爲僭。公而不僭。則君子以勸。小人以懲。此固人君奉天而不私。而實默寓勸懲之機于其間也。臣伏讀皇上登極之詔。內一款有曰。一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有以仰見皇上之新政。固將欲使朝廷恩寵之大。典昭大公子天下萬世也。臣備員南垣。敢不祇承德意哉。臣謹諮之縉紳。叅之聞見。查得已故原任刑部尙書林俊。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舉成化戊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屢陳讜言。忠誠剴切。抗犯顏。敢諫之節。尙簡素。清約之風。迭仆迭起。朝野推重。在四川則撫勦藍鄙之劇寇。在江西則裁制寧藩之逆萌。功尤不泯。暮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構疾。具疏預辭。身後恤典。竟爲不合者所忌。乘機排阻。至今公論惜之。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尙書新建伯王守仁。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舉弘治己未科。故上策仕三十餘年。敷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西宸濠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

八寨之賊。功烈尤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之訓。洞暢本源。至今爲人士所宗。不幸其歿也。遽爲忌者疏論。遂削去伯爵并恤典贈諡。迄今人以爲恨。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尙書湛若水。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舉弘治乙丑科進士。歷官三十餘年。立朝正大。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事經緯詳明。有濟世匡時之略。尤倡明正學。以接引後進爲己任。自始至終。孜孜忘倦。凡所造就。多爲時名流。致仕家居。逾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乞恤典贈諡。未蒙先帝俞允。至今衆論咸以爲歎。已故原任南京工部尙書吳廷舉。廣西橫州府千戶所人。舉成化丁未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機略優長。節操素勵。犯逆瑾之怒。而剛正不回。諭桃源之寇。而誠信久布。且始終一介不取。歿後殯殮無資。廉潔高風。古今鮮儷。訪其贈諡。尙亦未與云。已故原任戶部侍郎唐胄。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舉弘治壬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少變易。迭任藩臬。巡撫勞代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讜更切。後以忤旨。被杖削籍。衆皆讎之。昨吏部題請。雖以復職贈官。而祭葬并諡未議。猶爲缺典。以上五臣。其任職先後。雖稍不同。而負忠良重望。則無二致。明詔所謂應得恤典而未得者。此其最也。又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尙書顧可學。其先後居官。臣無暇論。已獨其晚年。挾持邪淫。誕術干求。進用因而濫叨恩賞。穢濁清曹。迄今輿論咸羞稱之。其始而鍊合秋石。繼而鍊製紅鉛。妄行進御。至使方士人等鍾跡效尤。皇上所謂王金陶倣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臣愚以爲若誅求首惡。則願可學尤不容遁矣。其存日。旣倖逃刑憲。不與方士人等同就誅夷。則其死也。寧可復使之冒濫朝廷恩賚于泉下也哉。明詔所謂有不應得而得者。此誠其最也。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爲善之利。排斥姦諛。則天下皆知肆惡之非。乃治世所不容緩者。伏乞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卽將

林俊王守仁湛若水吳廷舉唐胄五臣查照舊例一體追補贈諡祭墓廕子等項。顧可學前後所冒官職贈廕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仁伯爵應否承襲。并行集議題請。取自上裁。如此庶乎予奪明而恩威不忒。賞罰當而勸懲以昭矣。再照臣子冤抑。久當獲伸。殊恩濫竊。終宜釐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尙書李默。生平博雅能文。清修鯁介。居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銓曹。不阿權勢。遂致姦人乘望風旨。竟爾擠排。含冤囹圄。齋志而死。今際遇昌時。彼泉壤之下。寧無昭雪之望乎。已故原任江西副使汪一中。在昔統兵征勦。始而無料敵之明。繼而無禦敵之策。坐使狂寇冲突。命殞兵殲。較之守備不設。誠爲一律。倘若憫其死事。姑不追論。存其官職。猶或可也。乃隆忠贈廕。崇之貌祀。其爲冒濫。不已甚乎。當時與一中同事者。僉事王應時也。應時被虜贖回。尋冒陞秩。旋被叅論落職。觀應時不當冒陞。則一中不應贈廕明矣。再乞勅下該部查議。將李默一臣。比照遺詔恤錄之典。復其官職。加之贈祭。少雪冤魂。將一中一臣。遵照明詔。不當得之旨。奪其贈廕祠祀。俾母終辱明典。則予奪益彰。而淑慝益著。未必不爲聖朝平明之治少裨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請從祀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耿定向謹題。爲應明詔。乞褒殊勳。以光聖治事。恭惟皇上御極之初。詔下中外。據剔幽滯。恤錄往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者。雖經科臣列舉題請。顧其功在社稷。道啓羣蒙。是猶未可以概凡論也。臣敢特爲陛下言之。臣伏聞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置造淫巧。蠱惑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爲娛樂。不

令親近儒臣講學修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戶部尙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不聽。以致海內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天下騷動。江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宗社。時非守仁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其功在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既擒。太監張忠及許秦等復又誘惑武宗。以親征爲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違不軌。時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惡潛自震懼。武宗因得還京厚終。於以啓先皇帝逮我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爲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卽舉所著拔本塞源一論。開示人心。猶爲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翊我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此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昔先皇帝入繼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卽欲召入密勿。以咨啓沃。維時輔臣桂萼者。妬其軋己。陰肆擠排。故薦令督師兩廣。竟使賚志以歿。尋復構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嘆。而不置矣。伏惟皇上俯垂軫念。勅下廷臣。虛心集議。特賜復爵贈諡。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思。爲此請在國家韶功彝典。當如此耳。乃若篤忠效知之臣。其心惟願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願有建功之賞。惟願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伏惟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鑒。益弘保太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卽已表章于今日。而守仁之志。卽已獲伸于九原矣。卽今奕世阨窮。永言銷滅。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爲此專差舍人丁憲賚捧謹題請旨。奉聖旨。禮部知道。

題贈諡疏

吏部一本爲開讀等事。節該本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科道等官會舉已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應得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給與外。據贈官備咨前來本部。俱經照例題奉欽依外。准吏部咨該翰林院接出揭帖某人等因。開咨送司案呈到部。查得贈諡官員應給與誥命。本部欲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書寫。臣等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撰述官口員誥命口軸。○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今贈新建侯。諡文成。○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今贈太保。諡文忠。○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今贈少師。諡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瑤。今贈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喬宇。今贈少傅。諡莊簡。○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今贈少保。諡肅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豹。今贈少保。諡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今贈少保。諡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王杲。今贈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梁材。今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原任禮部尚書汪俊。今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原任刑部尚書喻茂堅。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劉劄。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林俊。今贈太子少保。諡貞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今贈太子太保。諡清惠。○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左侍郎張漢。今贈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今贈禮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今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柟。今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銑。今贈兵部尚書。諡襄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楊守謙。今贈兵部尙書。諡恪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商大節。今贈兵部尙書。諡端愍。○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江曉。今贈工部尙書。○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繼魯。今贈兵部左侍郎。諡清愍。○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佐。今贈禮部右侍郎。○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方。今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今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原任刑部左侍郎劉玉。今贈刑部尙書。諡端毅。○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熊浹。今贈少保。諡恭肅。○原任太僕寺卿楊勗。今贈右副都御史。諡忠節。○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今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今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 題遣官造葬照會

工部爲開讀書墳堂字一千八百二十號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計開一件開讀書。屯田清吏司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前事。該本部看得大學士蔣冕性行朴忠。學識雅正。當武朝南巡之日。而協謀靖亂。共成康定之功。遇先皇繼統之初。而秉正立朝。克效贊襄之職。乞身遠引。似得進退之宜。潔己令終。無損平生之譽。新建伯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譴。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尙書汪俊。秉剛介之性。持廉慎之操。筮仕詞林。而再蹶復起。生平之制行可知。繼司邦禮。而百折不回。立朝之節概。具見潔己。無慚於古道。歸田見重於鄉評。尙書喬宇。才猷博達。德



量宏深。預計伐叛濠之謀。而留都賴之以不聳。持法落逆彬之膽。而奸萌藉此以潛消。入掌銓衡。公明懋著。晚歸田里。譽望彌隆。左都督周尙文。志本忠勤。才尤清耿。深謀秘略。克成保障。於雲中。銳幹強才。久震威名於闕外。近年良將。在所首稱。身後恤典。委難報能。以上諸臣。論其職任才猷。不無差等之別。要其官常人品。均爲賢碩之儔。所當厚加恤典。以優異者也。尙書喻茂堅。歷官中外。積有年勞。守己始終。並無營論。尙書王杲。持身清慎。任事剛方。謫死本無非罪。大節委有可加。以上二臣。所當照例給與祭葬者也。相應題請。合無將大學士蔣冕尙書喬宇。左都督周尙文。各照例與祭。九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尙書汪俊。與祭二壇。尙書喻茂堅。與祭二壇。尙書王杲。與祭四壇。移咨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各該布政使備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題奉聖旨。蔣冕。喬宇。周尙文。王守仁。汪俊。各照例與祭。葬。還同呂柟。俱與他諡。石瑤。准改諡。其餘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爲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病故大臣。照依今定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葬。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經帷纂修。效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准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大學士蔣冕。尙書喬宇。王守仁。汪俊。喻茂堅。王杲。都督周尙文。俱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及效勞經帷纂脩。并建立邊功。俱應差官造葬。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及查見今行人司。并中書等衙門。俱缺官。不敷委用。合候命下之日。容職等查順便。省分行移事。簡衙門。查有應差官員。或一人兼差二三省。本部照例各給批文。定限仍行兵部。應付各官前去。各該布

政司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擬定價值派辦各該布政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墳處所依式造墓各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各該布政司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隆慶元年六月初八日少傅本部尙書雷等具題本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速送司仰類行各該布政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例欽遵造墓施行等因連送到司各付前去類填施行計開浙江布政司派辦已故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係京二品文官造墳工料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通共該銀四百兩正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准此隆慶元年六月十七日對同都吏王宜開讀事右照會浙江布政司當堂開拆

### 祭墓筭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開讀事禮房准戶部勘合科付承准禮部以字四千二百五十二號勘合照會前事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修等題欽奉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會同科道官復加詢訪公同面議舉得尙書王守仁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恤典未給將王守仁應復官廕者先復其官廕仍給以祭葬贈諡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回稱王守仁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王守仁病故各回報到司查得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文官見任并致仕者二品病故祭二壇又查得凡伯爵管事有軍功者祭七壇工部造墳安葬又查得先

爲比例乞恩贈諡事。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概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恤典一節。朝是所以崇獎賢哲。褒答忠勞。表章於既往。激勸於將來。其典至重。其法至嚴者也。若使有當得而不得。有不應得而濫得者。又何以示教戒於天下。而公是非於後世耶。茲者躬遇我皇上嗣承大統。典禮鼎新。正人心。爭自濯磨之始。而明詔所及。特開釐正恤典一款。言官奉詔諮詢。陳列上請。無非祇承明命。以公勸懲之意。相應議擬。爲照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譴。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所當厚加恤典。以示優異者也。臣等參稽公論。查照事例。明白相應題請。合無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照依品級造葬。仍乞賜諡易名。以表潛懿。其爵廕移咨吏部查議外。合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并擬諡號。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及行該布政司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聖裁。等因。隆慶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等具題。二十九日。節奉聖旨。王守仁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諡。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爲類填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浙江布政司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爲此除外。劄付本官照劄備承。照會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完備。擇日申請。本司分守該道親詣致祭施行。畢日。將用過官錢。行過日期。

明開動支何項銀數。備造青黃文冊三本申報。以憑轉繳施行。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劄付者。  
計開

一 祭文。

諭祭文

維隆慶 年 月 日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諭祭原任新建伯兼兵部尚書贈新建侯王守仁。文曰。惟卿學達天人才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權奸。擁節江西。仗義而討凶逆。芟夷大難。茂著奇勳。又能倡絕學於將湮。振斯文於不墜。豈獨先朝之名佐。實爲當代之真儒。顧公評未定於生前。致恤典尙缺於身後。朕茲嗣統。特用頒恩。爵陟侯封。申錫酬功之命。諡加美號。庸彰節惠之公。冥漠有知。英靈斯烈。  
首七等文

曰。惟卿學探洙泗之奧。才爲管葛之儔。直節著於立朝。奇功收於定難。德旣茂矣。勳莫尙焉。方膺顯命。以勲榮。遽罹讒言。而褫爵。公評殊快。恩寵特加。首七莫追。載頌諭祭。服茲明渥。用慰幽靈。終七百日文同。但改首七爲終七。又改終七爲百日。

下葬等文

曰。惟卿學問閎淵。謀猷敏練。接千載聖賢之正脈。建萬年社稷之奇功。久被浮言。莫伸國是。雖爵隨身廢。而名與道存。茲當窆窆之期。用賁幽泉之寵。歆茲彝典。獎爾忠魂。口暮年除服文同。但改窆窆爲周替。又改爲禫除。

一祭品

豬一口 羊一控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每色五斤） 按酒五盤 鳳雞一隻  
燂骨一塊 燂魚一尾 酥餅酥餛（各四箇） 湯鷄一分 湯魚一分 降真香一炷 燭  
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右筭付紹興府准此入遞不差人隆慶二年二月十三日對同通吏朱椿開讀事十四日申時發行紹興府筭付押十六日到府

江西奏復封爵咨

任士憑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按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卽查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倡亂之時仗義勤王奮身率衆中間分兵遣將料敵設謀斬獲功次擒縛渠魁等項是否的有實蹟可據地方蕩平之後羣情果否誦功爵廢削除以來羣情果否稱枉卽今應否准其子孫世襲逐一備查明白作速會奏施行等因備咨前來案行本司會同司道查議詳報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案驗奉都察院勘筭同前事依奉行據南昌府呈據南昌縣申稱故牒府縣儒學師生及喚通縣耆民坊里陳一鳴等并質之鄉宦原任侍郎等官曾鈞丁以忠劉伯躍胡植等逐一查結得宸濠陰謀不軌已將十年蓄養死士招集盜賊一旦舉事勢焰燿灼於時本爵方任南贛都御史往閩勘事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聞變卽旋吉安督率知府伍定等調集軍民兵快約會該府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暴揚逆濠罪惡於是豪傑

響應。人始思奮。士民知有所恃而壯膽。逆黨知有所畏而落魄。夫本爵官非守土而討逆之命。又未下。一旦舉大事。定大謀。此非忠憤激切。克悼大義者不能也。至七月初二日。逆濠留兵萬餘守江西省城。而日引兵向闕。本爵晝夜促兵。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十八日分布督遣知府伍文定等攻廣閩七門。二十二日破賊。盡擒逆惡。二十四日逼黃家渡。二十六日逆濠就擒。不延時日。江省底定。此非謀略素定。料敵若神者不能也。夫逆濠一大變也。以六月十四日起事。以七月二十六日蕩平。兵不血刃。民不易市。即本爵之勳烈。誠與開國同稱。迨先帝登極。大定公典。論江西首功。封本爵爲新建伯。給券世襲。此固報功之盛典。而江右咸稱快焉。繼因平蠻病故。朝議南寧之事。霍韜黃綰諸臣奏疏甚明。竟扼於衆忌。而天下咸稱枉焉。邇者爲開讀事。科道等官疏欲復其世襲。此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也。昔開國文臣劉基。以武功封誠意伯。停襲百餘年。嘉靖初。特取其裔世襲。夫本爵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忠揭日月。功維社稷。恩庇生民。擬之劉誠意。不相伯仲。儻蒙覆奏。准其世襲。扶植崇德。報功之公道。興起忠臣義士之世教。等因。并據本縣儒學生員王緝等結報相同。備申本府。轉申到司。據此。隨該本司左布政使曹三暘。右布政使程瑤會同按察使張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文光。分守南昌道左參政方弘靜。分巡南昌道僉事嚴大紀。會看得原封新建伯王守仁。正德十四年督撫南贛之時。於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往福建勘事。時宸濠謀爲不軌。欲圖社稷。本月十四日。擅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并執縛都布按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大小官員。俱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放在城各司府縣見監重囚。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次日。本爵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集兵勤王。行至中途。尤恐兵力未集。若震濠速

出難以遽支。乃間諜揚言朝廷先知寧府將叛。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准兵部咨調遣各處兵馬。暗伏要害地方。以伺寧府兵出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將公文各縫衣絮中。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本爵佯怒。令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衣絮中搜得公文。宸濠遂疑懼。不敢卽發。十八日至吉安。督率本府知府伍文定、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昫、袁州知府徐璉等。調集軍民。召募義勇。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致仕養病丁憂閑住及赴部調用等項。一應鄉官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發兵速出。乃密使僞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宸濠往來鄉官。陰致歸附之意。以緩其出。直其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宣布朝廷威惠。暴露宸濠罪惡。又度兵家決勝之機。不宜急冲其鋒。須先復省城。搗其巢穴。賊聞必回。兵來援。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於是佯示以自守不出之計。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安慶。本爵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之樟樹鎮。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戴德孺等兵各依期奔集。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約會齊攻省城。廣閩等七門。是日。又探得宸濠伏兵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密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汶。二十日。各兵俱至信地。我師鼓噪並進。縋而登。一時七門齊入。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宸濠宮中眷屬縱火自焚。遂封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先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至是。果解圍歸援省城。卒如本爵所料。於是議禦寇之策。

本爵斷以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邀擊以挫其鋒衆將不戰而自潰遂遣知府伍文定等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奮死殊戰賊大潰因榜諭城中軍民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反嚮導人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本爵親督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張其勢二十四日賊逼黃家渡乃合兵交擊噪呼並進賊大潰而奔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奮督各兵並進砲及宸濠舟賊又大潰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召羣臣責其間不致死力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已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泣別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并其母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人皆就擒矣擒斬賊黨凡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所棄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復遣官分兵追勦殆盡計先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顛口功成而事定矣先是本爵起兵吉安時兩上疏乞命將出師蒙朝廷差安遠伯朱泰卽許泰平虜伯朱彬卽江彬左都督朱輦卽劉輦太監張忠張永等爲總督軍務贊畫機密等官體勘宸濠叛逆事情前往江西至中途聞宸濠受擒報捷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駕親征江彬許泰等乃倡言本爵始同宸濠謀叛因見天兵親討始擒宸濠以功脫罪欲併擒本爵以爲己功又諭本爵欲將宸濠放至城中待駕至列陣重擒本爵不可遂各引兵至南京候駕本爵乃力疏請止親征九月十一日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并宮眷逆情重犯督解赴



闕扶病前進。行止浙江杭州府。又遇奏差太監張永齋。駕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定奪。本爵遂按行浙江。按察司轉呈太監張永會同監軍御史公同該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并宮眷等項。逐一交付明白轉解。於江彬等日夕謀欲奪功。欲反坐本爵。并擒爲功。賴張永極力辯護得免。時本爵功高望重。頗爲當路所忌。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錫以銀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本爵累疏辭免。明年嘉靖改元。本爵丁父憂。四方來游其門。講學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劾公僞學。服闋例該起復。六年不召。江西輔臣有私憾本爵者。密爲進讒。以阻其進。嘉靖六年。廣西岑猛倡亂。兵部論薦本爵總督四省軍務。前去蕩平。又成大功。時本部力參其擅離職役。及參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時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明年江西輔臣復進密揭。命多官會議。遂削世襲伯爵。并當行恤典。皆不沾被矣。等因。到職。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前事。已經案行該司會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朝宗參看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叛逆之日。正督撫南贛之時。宸濠之未發也。若非勦平。涇頭等巢。則勇智絕倫之徒。皆爲賊所用。必大肆蔓延之禍。及宸濠之既發也。若非行間以緩其出。則四方大兵之衆。非朝夕可集。必難爲撲滅之功。督伍文定督戴德孺督邢珣等。飽歌協力。足見分兵遣將之能。係省城係黃家渡。係樵舍。決勝若神。信有料敵設謀之智。斬獲功次。具載於紀功之冊。而擒縛渠魁。甚明於交割之文。且奮身率衆之勞。皆歷歷可據。仗義勤王之舉。尙昭昭在人。先與後擒。乃濠黨利己。

之誣本不足辯。而其中原以北終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要皆本爵至微之謀。論之今日。江西死節。皆蒙贈恤。生存皆稱撫安。孰非本爵勤勞之舉。地方蕩平之後。誦功者載在口碑。爵廢削除以來。稱枉者孚於士論。蓋較之開國元勳。若非同事。而擬其奠安社稷。則與同功。但世襲之典。事體重大。出自朝廷。非臣下所敢輕議。爲此除具題外。今備前由。理合移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吏部。隆慶元年十月十一日。行說堂十一月十三日到。

浙江巡撫奏復封爵疏

王得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題爲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臣惟人臣報國之忠。致身之義。雖得之天性。然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實賴君父在上。有以握其機也。臣會同提督軍門趙竊見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爲浙江餘姚人。方正德己卯寧庶人宸濠謀反時。守仁以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奉旨前往福建勘處叛軍。道經豐城。聞變。乃潛回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等誓死討賊。當是時也。宸濠以數十年逆謀。發之一旦。遠邇駭震。內而武宗皇帝左右近習多昏酣。宸濠賂遺甚有與之交通者。外而孫燧許達同時被害。三司而下多就拘囚。又遣其黨分收諸郡邑印信。逆焰所薰。視湖湘閩浙不復在目中。帆檣東下。日蔽江塞。遂破南康九江。如摧枯拉朽。急攻安慶。直瞰留都。東南事勢亦孔棘矣。守仁以書生民非素屬。地非統轄。兵非素練。餉非素具。徒以區區忠義。號召豪傑。倉卒調度。誓死討賊。其報宸濠謀反疏曰。臣以區區之命。誠爲討賊之舉。務使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夫觀守仁血誠之言。其忠義根諸天性者。固將昭日月而貫金石矣。而其牽舉動。擣巢穴之見。智勇殊絕。視宸濠真爲囊中物耳。宸濠固

兇狡竟莫能逃。繼之南昌破而巢穴平矣。宸濠返而渠魁執矣。不兩月間。地方底寧。朝廷無徵兵遣將之煩。地方臻反亂爲治之效。此功在社稷。甚爲奇偉。乃天祐國家。生此偉人。而其誠與才合。蓋有追蹤乎百代之上者矣。使是時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不以討賊爲己任。即使討賊。張虛聲。待奏報。而不速爲撲滅之計。臣等知東南安危未可必也。即使朝廷之上。聞變急圖。遣將得人。供餉得人。調度得人。未免延緩日時。及其戡定。又不知所傷人命幾何。所費糧餉幾何。所費爵賞幾何。所損國家元氣幾何。此守仁之功所以爲大也。奈何功雖成矣。而奸黨忌嫉。不惟爵賞不及。抑且媒孽多方。又賴天祐我國家。不使忠義抱屈終身。幸遇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卽位未幾。首錄守仁之功。封新建伯。世襲部下伍文定等陞賞有差。當是之時。海內之人。又莫不以世宗皇帝能賞忠義之勳。亦莫不以守仁之功爲足以當封爵而不愧也。是時守仁雖膺封爵。徒淹家居。未嘗一日柄用。嘉靖六年間。始起奉勅討兩廣叛目盧蘇王受等。旣平。以衝冒炎瘴病篤。具疏辭官。不待報而歸。至江西南康地方病故。夫以守仁江西之功論之。誠已踴夫報國之忠。以兩廣之還跡之。又未失夫致身之義。俱無可以議焉者。祇以當時大臣有忌其兩廣功成。疏中未敘己者。乃從中主議。謂其不俟命而行。非大臣體。遂有旨削襲爵。臣等嘗爲守仁冤之。何則。假使守仁詐病而歸。與地方未平而急身謀。誠爲可罪。然地方已平矣。卽不病。亦當聽其辭歸。以彰朝廷均勞大臣之義。矧地方已平。而又病篤。卒死於道路。而人猶執其跡以罪之。冤亦甚矣。茲幸我皇上御極。卽位一詔。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凡平日內外大小臣工。或一言有益於國家。一行有益於生民者。無不恤錄。若守仁者。其伯爵之襲。臣等固謂其爲皇上新政第一事也。况經言官疏請。往復行勘。海內

臣工萬口一詞。咸以守仁伯爵當襲。臣等謬膺撫按浙江。爲守仁桑梓地。其得之公論。稽之羣情。揆之國典。察諸守仁討賊之心之功。其伯爵誠宜使襲而不可泯者。且方今南北多事。北虜尤甚。皇上宵旰九重。內外大小臣工。非不兢兢圖謀。思以陳見伐虜悃誠。而犁庭掃穴之績。尙未有能奏者。臣等誠謂皇上宜籍守仁報國之忠。致身之義。皇上俯採公議。復其襲爵。將見內外大小臣工。莫不以守仁忠義。不自於正德之季。我世宗皇帝能白之。又稍抑於嘉靖六七年間。我皇上今日又獨能察而伸之。莫不相率激勵於守仁之忠義以報皇上矣。其爲聖政之光。豈小哉。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節次言官奏疏。亟爲上請。守仁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理。爲此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

題請會議復爵疏

吏部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等題。同前事。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按查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內開。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譴。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爵廕仍咨吏部查議施行等因。到部。除新建伯王守仁照例追贈新建侯。已該本部具題。奉有諭旨外。所據世襲一節。當武廟之未造。江西宸濠突然稱變。事關社稷。本爵親調官兵。一鼓擒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較之靖遠威寧之功。良亦偉矣。但因南寧之事。停襲歲久。一旦議復。事體重大。相應就彼再行查勘。以昭公論。已經備行移咨去後。今該前因。續該奉

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題同前事俱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司。通查按呈到部。查得王守仁以正德十四年討平逆藩宸濠之亂。該本部題奉世宗皇帝聖旨。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嘉靖八年正月內。爲推舉才望大臣以安地方事。該本部會題。節奉欽依。王守仁伯爵姑終其本身。除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爵人於朝。賞延於世。昔聖王所不能廢。卽如王守仁削平宸濠之變。功在社稷。豈有僅封伯爵止終其身之理。所據南北兩京科道官江浙兩省撫按官交章論薦於四十年之後。實惟天下人心之公。是但事體重大。必須廣延衆論。本部難以獨擬。合俟命下。容臣等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從公詳議。如果新建伯應該世襲。具實奏請。恭候宸斷。緣係開讀事理。謹題請旨。奉聖旨是。

會議復爵疏

吏部尚書楊博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案。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曾同巡按御史卽查新建伯王守仁云云。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等議得。戡亂討逆者。固人臣效忠之常。崇功懋賞者。實國家激勸之典。已故新建伯王守仁。本以豪傑命世之才。雅負文武濟時之略。方逆濠稱兵南下也。正值武宗巡幸之時。虜焰薰灼。所至瓦解。天下

之事。蓋已岌岌矣。本爵聞變豐城。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得跋胡竄尾之算。攻南昌。擊樵舍。中批亢擣虛之機。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紹宗社石磐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功尤偉。仰蒙先帝知眷。圭符剖錫之賞。已榮于生前。不幸後被中傷。山河礪帶之盟。尚靳于身後。此誠四十年未備之缺典。海內人心。興滅繼絕。所望于皇上者。誠不淺也。先該南北科道官交章騰荐。公論益明。近該江浙撫按官勘報相符。功次甚確。所據新建伯爵。臣等稽之令典。質之輿情。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但封爵重大。係干特恩。臣等擅難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着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已經查取應襲兒男去後。今據浙江布政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內開。勘據該圖里鄰呂本隆等結稱。王正億。見年四十三歲。原係南京兵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繼妻張氏於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生嫡長親男。向因伊父先年節次剿平南贛樂昌等處山賊。恩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本官見任前職。並非旁枝過繼。亦無別項違礙。相應承襲伯爵等因。給文起送到司。擬合起送。爲此除給批付本官親賚赴部告投外。今將前由緣由。同原來結狀。理合備送咨呈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布政使司查勘過見在錦衣衛副千戶王正億。係新建伯王守仁嫡長親男。並無違礙。相應承襲一節。既經奉有前項明旨。合無將王正億准其承襲新建伯伯爵。以後子孫世襲。但恩典出自朝廷。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楊博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是王正億准襲伯爵。欽此。

再議世襲大典

吏部等衙門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等官楊博等題。爲懇乞聖明。再議世襲大典。以服人心。以重名器。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爲開讀事。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辛自修等。及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等。各奏荐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爵廕等因。該本部題奉欽依。備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去後。續該江西撫按官任士憑等查勘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伯爵等因。又該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曾荐前來。隨該本部題奉欽依。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等因。奉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遵着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始而江西撫按勘議。繼而府部科道會議。揆之公論。似亦允協。乃今南京十三道官復有此奏。係干賞延重典。臣等難以獨擬。合候命下。容本部仍照例會同在京應議各官覆議明白。具奏定奪。未敢擅便。伏乞聖裁。等因。五月十五日。奏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查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今該前因。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尚書劉體乾等。議得國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錦。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剿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

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剿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后。靖遠咸寧。姑置不論。卽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於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蔭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但予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王守仁封爵。你每旣再議明白。准照舊世襲。



